

THE DAYS OF WINTER

[英] D·H·劳伦斯

D·H·LAURENCE

冬日



甘
肃

社

【英】D·H·劳伦斯

THE DAYS OF WINTER

冬

目

甘肃民族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2 号

责任编辑:孙德仁

封面设计:刘 歧

冬 日

—D·H 劳伦斯著

译者:肖宜中 苏新红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八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13.5 印张 3 插页 字数 310,000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421—0312—1/I·60 定价:12.00 元

《冬日》内容提要

出身名门的英国美男子鲁宾到巴黎度假，邂逅美丽性感的女模特麦格达，双双堕入情网，共渡爱河。鲁宾不顾抱有传统偏见的父母的反对，抛弃了名门闺秀而与麦格达共建爱巢。甜蜜的爱情和性的快感使他们忘却了世间的一切。好景不长，战争给他们的生活罩上了一层阴影。征战前夕，他惊喜地发现妻子怀有身孕。两情依依，难舍难分。在离别的日子里，他们鸿雁传书，互诉相思之苦。但麦格达不忍空房冷月，又当起了女模特，并投入别人的怀抱。战争没夺走鲁宾的生命，但却使他失去了性功能。种种努力犹无法唤醒他性的冲动。长相守，犹别离。麦格达终于弃家出走，与画师私奔。女儿洁纳特七八岁时，鲁宾将她托付给朋友后自杀身亡。成人的洁纳特做了有钱人家的家教。已有妻室的大公子诱奸了美丽的洁纳特，又劝说她嫁给了自己的瘸腿弟弟，以便长期占有。对大公子的凌辱她无比痛苦，也对丈夫深怀歉意。终于决定不再做别人的玩物，杀死了前来纠缠的大公子，回到了丈夫的身边……爱情与道德，肉体与心灵的较量惊心动魄。小说情节腾挪跌宕、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目 录

第一部 麦格达

一	一见钟情.....	(3)
二	逃婚	(54)
三	共建爱巢	(69)
四	难舍难分	(86)
五	鸿雁传书.....	(115)
六	悲痛欲绝.....	(130)
七	刁难.....	(141)
八	裸体模特.....	(144)
九	初次成功.....	(150)
十	倾国倾城.....	(156)
十一	大放异彩.....	(162)
十二	与情人私奔.....	(166)
十三	怅然若失.....	(199)
十四	相依为命.....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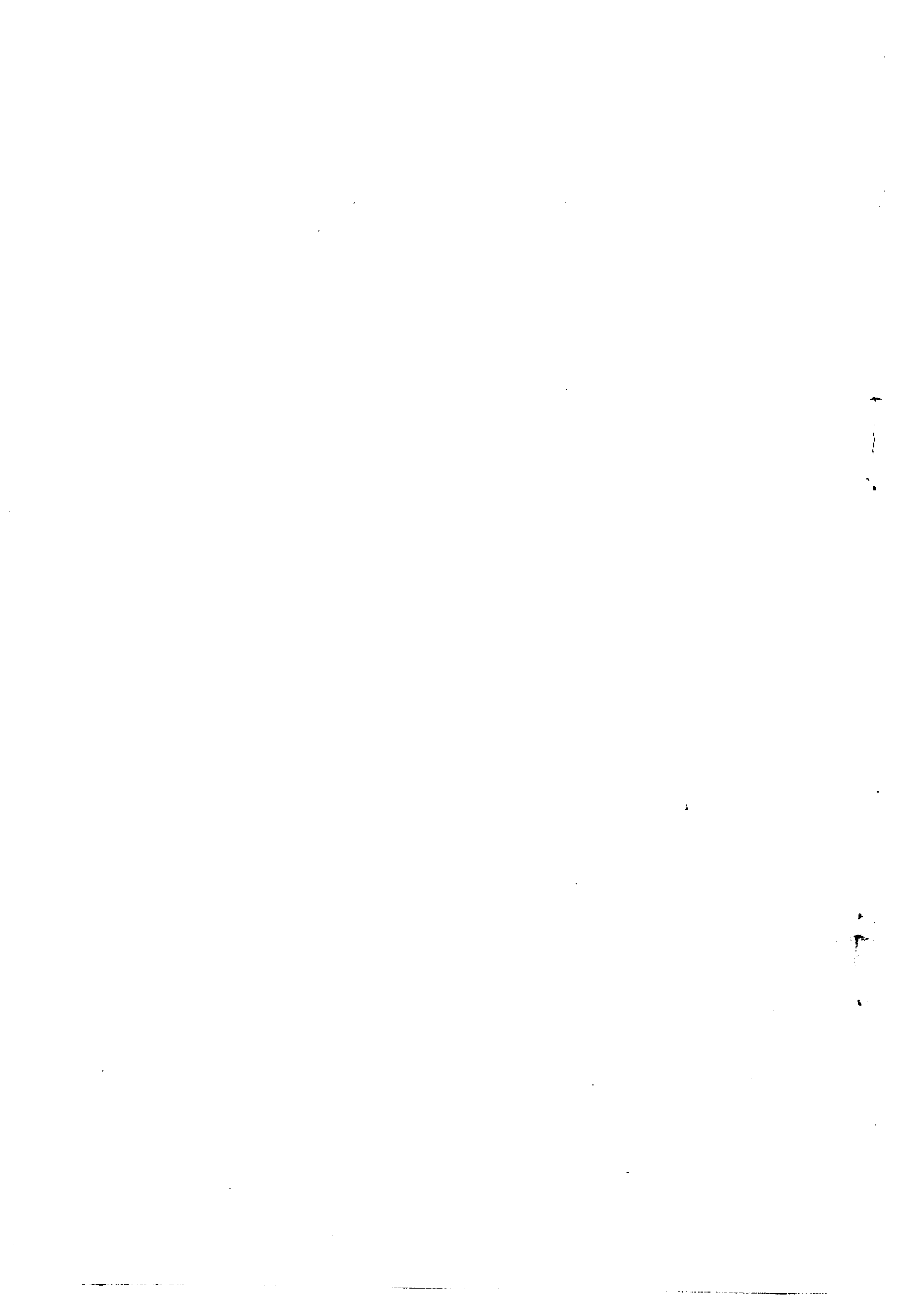
第二部 洁纳特

十五	家庭教师.....	(219)
十六	快乐时光.....	(234)
十七	心有千千结.....	(258)

十八	情天欲海.....	(286)
十九	魂牵梦萦.....	(306)
二十	偷梁换柱.....	(315)
二十一	挡不住的诱惑.....	(324)
二十二	迎接新生命.....	(339)
二十三	爱的困惑.....	(352)
二十四	心灵与肉体的交融.....	(360)
二十五	丧心病狂.....	(385)
二十六	冬日.....	(416)

第一部

麦 格 达



—— 一 见 钟 情

一九一四年阳春三月，巴黎街头的栗树花开得正盛，林荫大道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或悠闲自在地漫步，或坐在路边的咖啡馆前聊天，就像莫奈的油画所画的那样。小船懒洋洋地在塞纳河上漂荡。画师们尽情地发挥着他们的想象力，在树下调彩作画，期待着买主的光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生机盎然，鲁宾陶醉了。如果生活允许一个人重新选择一次职业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画画。但他并没有因这一闪即逝的念头而觉得苦涩，一个人不应被与现实相抵触的幻想所引诱。正如所有霍克家的儿子一样，他的生活从他的摇篮时期起就已经被安排好了，没有必要去沉溺于幻想了……

霍克家当律师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开始于鲁宾的曾祖父的曾祖父埃萨克，一直延续于鲁宾的父亲奈森。霍克家族的确很有名望，奈森还是下议院的议员。鲁宾知道，奈森对上帝心怀感激之情是有很多缘由的，尤其是当他回首往事，想到上帝对他的恩赐时。每隔两年他就会得到一个儿子。当他低头凝视每一个他爱妻萨沙刚生下的孩子，想到这个孩子将会继承霍克家族拥有的巨大财富时，奈森的心头总禁不住一阵狂喜。

蒂豪利当政时，霍克家族就有人是下议院的议员。是的，奈森

很自豪，很高兴，生活对于他是很慷慨的。他的三个儿子都已和显赫人家的女儿结了婚。最大的儿子莫利斯和斯尔维亚·路斯家的孩子结了婚，菲利浦选择了玛蒂尔德·利里安斯做他的新娘，雷恩所深爱的人是优雅的黛宝·玛耶，奈森更有理由自豪的是鲁宾——他最小的儿子，已与约瑟琳·萨松订了婚。她的家族非常显赫，即便奈森也对之肃然起敬。

鲁宾在春天里想当画家的想法，并不是奈森的娱乐方式。他喜欢在弯曲的，铺满鹅卵石的蒙特马特街悠闲地散步。他的生活被伟大的传统文化所占领。

鲁宾离开伦敦到达巴黎后，住在了塞纳河左岸的一个房子里，这一点他家里并不知道。他本应住在他的好朋友爱弥尔·约奈家。他在那里能收到他的邮件，但那儿并不能给予他所追求的东西。他所向往的巴黎充满了使人兴奋、激动的东西，并能使他体验到他在家所不能享受的自由。他在家感到压抑憋闷，但在这儿，他觉得他简直可以像鸟儿一样自由翱翔。

那天晚上鲁宾沿着迪宏街散步，再往右拐，到了塞利维亚的书店前他停了下来，任自己沉溺于对过去与现在的想象里，艾尔·布德……詹姆斯·约翰斯……他努力想象那些伟人们跨过这外表毫不起眼的小书店的门槛时的情景。由于兴奋，他又一口气走到弗雷路二十七号，若何迪·时丹就住在里面，被现代艺术中最伟大的珍品所包围，就像了不起的女法师，每一个人在她面前都感到卑微。有一会儿功夫他感到他永远无权开启那扇门。很快他又摒弃了这种想法，高兴地想到他至少有幸站在这条离她那么近的街上。他点起一支烟，靠在路边的灯柱上，很满意地吸了起来。

低头看了看那双很脏的帆布靴，松松垮垮的灯芯绒长裤和褐色的“V”字领运动衫，突然他大声笑了起来。如果爸爸看到我这副

样子,他想,一定会对我怒目而视的。奈森是个很注重细节的人,他认为服装能很好地表现他的绅士身份。鲁宾可以想象得到他父亲现在肯定在伦敦犹太人教堂里,穿着黑色的裁剪得体的夹克,戴着丝绸礼帽,将餐巾整整齐齐地围在脖子上,在接受圣餐。并不是鲁宾没有敬意……鲁宾爱巴黎就像奈森爱上帝一样。所不同的是奈森必须穿得像位绅士才会站在上帝面前,而鲁宾却以一副玩世不恭者的装束站在他的“上帝”面前。

他在巴黎的夜色中闲逛,边走边想他与爸爸的区别。他突然意识到两件事:他到巴黎已经三天了,可他还一封信也没给约瑟琳写过;另外,他自早晨至现在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呢,他可得立即完成这两件事。

他找了家商店,买了张明信片 and 邮票。走出商店,他开始寻找咖啡馆,脑子里琢磨着该怎样写……

“亲爱的约瑟琳……请原谅我……原谅我没有尽快给你写信……但是……到达巴黎后有那么多地方要看……塞尚、毕加索等等一切占据了我许多时间……现代艺术博物馆经常出现在我梦中。”真傻,太傻了,他简直对自己吃惊。他并不是在写旅游纪实而是在给他的未婚妻写情书。现在重新开始……“我最最亲爱的约瑟琳,到达巴黎后每时每刻都想念你。请求你宽恕我没有早点给你写信,但今年在巴黎定居下来不知怎地非常困难。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可以共同欣赏那只能同你相媲美的景色了。我盼望着度假结束时把你拥入怀抱的时刻。爱你的,鲁宾。”

走进咖啡馆,他在黑暗的房间里摸索着找了张桌子坐了下来。咖啡馆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画家、作家和住在巴黎的外籍人。他们聚集于此都因为相同的原因,不仅可以通过一瓶酒和一顿便宜的饭菜暂时逃离丑恶的现实生活。还可以了解到别人的生活,高谈阔

论……捧腹大笑……俯耳恭听……但总是听不清。知道自己的生活得很不幸可以使自己的生活更易于忍受。鲁宾静坐着，欣赏四周的喧哗和不时飘入耳际的只言片语。这间充满烟雾的房间里有一种非常亲密的气氛，鲁宾觉得自己就是这友谊之爱的一部分。他是如此陶醉以致于忘记了自己许下的给约瑟琳写信的诺言。

穿着长袖衬衫的侍者问道：“你想要点什么？”

鲁宾看了看墙上的黑板。食物天天如此……蜗牛……沙拉……圆葱汤……面包……干酪……当然，还有普通葡萄酒和红白葡萄酒。

鲁宾点了个圆葱汤，面包和红葡萄酒。过会儿侍者就可以端来干酪。突然他想起了带有埃菲尔铁塔图片的明信片。他从口袋里拿出来，并开始自言自语。他刚写下“我的亲爱的约瑟琳”，周围突然静了下来。房间里响起了吉普赛小提琴的旋律，伴随着一个非常柔和、悦耳、圆润的嗓音……鲁宾抬起了头，手里的笔停了下来，他坐在那里，无法移动。不仅是美妙的音乐迷住了他，那个唱歌的女孩更使他着迷。他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孩。她的琥珀色的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在场的每一个男人。她的头发，非常蓬松柔顺，从中间分开，自然地垂在两肩。她的皮肤像绸缎一样光滑。薄薄的白色短衫，领口开得很低，露出一对丰满的乳房。随着唱歌的高低变化，她的胸部诱人地一起一伏。她的腰很纤细，系着十八英寸的腰带。下面穿一条黑缎长裙，衬出了微丰的臀部。从裙右边的开叉处可以看到曲线优美的双腿。一曲唱毕，掌声震耳欲聋。她把一头秀发向后再一甩，笑了起来，红红的双唇犹如雕刻出来的一般。有人叫喊着，叫她唱一些鲁宾从未听过的歌曲。她用意大利文演唱时，看上去非常放荡顽皮……没有必要理解歌词，动作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当她唱俄文歌曲时，她变得很难过、伤心，又非常可爱。一曲唱

完，泪光莹莹。她唱的法语歌曲使鲁宾的眼泪也涌上了双眼。

最后，啜饮了一番葡萄酒后，她唱起了疯狂的吉普赛歌曲。旋律激起了人们的热情，大家一起和着她的歌声鼓掌，演唱达到了高潮。唱完之后，她又喝了一小口葡萄酒，一半对着自己，一半对着别人，说道：“全唱完了。我喜欢你们，我的朋友们。晚安，朋友。”

她拭了一下额头，离开了这个小舞台，加入到她的朋友中间去了。鲁宾无法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他坐在暗处，看着她。如果需要，他可以等整整一晚上，直到只剩下她一个人。

咖啡馆关门的时间为凌晨三点。那是侍者皮埃尔最高兴的时刻，那时他可以锁上前门，把椅子摆放在铺有红白格台布的圆桌上。然后熄灭其余的灯，只留一盏，投到墙上的是怪异的阴影。

整个晚上，鲁宾一直不起眼地坐在角落里。皮埃尔发现他仍旧坐在那里时，不禁吃了一惊。鲁宾面前的酒瓶里只剩一点酒了。皮埃尔说：“先生，我们关门了。”

鲁宾看上去有些惊讶。“哦！对不起，我一直坐在这里做白日梦……享受葡萄酒和四周的安静。”

皮埃尔怀疑地眯起了眼睛，瞅了瞅这个陌生人：“你没有地方睡觉吗？”

鲁宾觉得头轻飘飘的。他看着离他只有几张桌子远的那个年轻女人，根本没注意侍者在说什么。

“先生？”

鲁宾抬起头来：“什么事？”

“我在问你有没有地方睡？”

“哦……哦，有的，谢谢。该付多少钱？”

“四法郎。”

鲁宾付了钱，摇摇晃晃站起身，走到那个女人的桌头，凝视着

她那有着琥珀褐色头发的美丽的头。突然她低垂着的头抬了起来，一双闪烁着绿色和金色光芒的大眼睛和他的目光相遇了。他闭了一下眼，发现她比他想象得还要美。她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托起一杯酒，慢慢啜饮，目光越过杯子的边缘盯着他。她公然地审视着他，她喜欢仔细观察每一个年轻英俊的面孔。坦率地讲，鲁宾被征服了。当他想到和这个女孩躺在一起的时候，约瑟琳掠过了他的脑际……他忽然觉得非常笨拙、愚蠢，就像哑巴一样只是呆呆地盯着她看。兴奋与恐惧之情交织在一起，他如此想要她——

“你为什么这样盯着我？你以为我很怪异吗？”她眯起了双眼，把浓密的头发往后一甩。

他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她把左臂向后往椅背上一搭，叠起双腿，稍微向下蜷缩了一下。他的目光落在了她那领口开得很低的短衫上。终于他答道：“你真美。”

她笑了起来，嗓音有一种优美的沙哑。这种话她已听得太多太多而不再相信了。她摇了摇头，说道：“美丽……仅仅是美丽吗？”

他不顾她话音中的苦涩重复道：“是的……你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

她翘起双唇：“你已经想象过我在床上会有多美了……是不是？”

鲁宾舔了舔发干的嘴唇。“今天晚上从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已想象过所有的事情了。”

“你整个晚上一直在这儿吗？”

“是的……”

她笑了，“你发现这佳酿和歌曲如此令人激动、着迷，因而觉得如果不对我表示一下所有伟大艺术家都该得到的尊敬便无法离开，对吗？”

“是的。”

“是的，”她讥讽道：“你只不过没有地方可去，并且感到孤独。让我猜一下……你是一个卖不出去自己作品的画家或作家。你觉得我可以帮你度过今晚，对不对？”

“你错了。我既不是画家，也不是作家。我叫鲁宾·霍克，我家在伦敦。我现在正在度假，并且我有房间——”

“啊，”她说道，耸了耸肩：“你有一个房间，你是英国人，可说的法语比我还好，因此我猜错了。这也不是第一次了，生活总是充满了小小的惊奇。”

“你说得非常正确，小姐。如果我今晚不是偶然地闲逛到这儿来，或许我永远不会有欣赏你表演的荣幸——”

“但你呆这么长时间并不是为了对我说几句恭维话，只不过你觉得这样会使得争取和我上床睡觉更容易一些。不要对我说谎。我从十二岁时起就认识了许多男人。对于和我睡觉的人我是很挑剔的。要知道，我不是妓女。”

鲁宾咬了一下嘴唇，把目光从她愤怒的双眼上移开：“很显然，我冒犯了你，但我并不是有意的。请原谅。”

她仔细地盯了他一眼。上次有人请她原谅是多久之前了？“坐下吧，鲁宾·霍克。”

她看着他坐到桌对面。这个人身上除了刻意的玩世不恭的姿势外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他不像那些她在游历中碰到的猪猡。她喝了一小口酒：“巴黎有上百个可以给予或者出售比嗓音更多的女孩，我和她们没什么分别。告诉我，鲁宾·霍克，诚实点，为什么要找我？”

“如果我真说实话，你肯相信我吗？”

她耸了耸肩：“可能……或许你的谎言听起来会比大多数人的

更真诚——”

“我只是想见一见你，和你说话，独自听听你的声音，不这样做，我便无法离开。”

“啊！”她笑道：“你是个诗人。”

“不，我是个律师，在我这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女人如此打动过。”

她翘起嘴：“那又怎么样？”

“那就意味着尽管我将要在巴黎呆两星期，但一旦获得许可我将尽可能早地回家。”

“真的？但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因为我不能冒再次见到你的危险。”

这次他们俩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她早已了解男人，因此不敢相信他。他远不只是对她着迷。她的目光变柔和了，并且第一次解除了自卫之心。鲁宾激起她一种陌生的、不为自己所了解的感情。

她更轻柔地说道：“仅仅是出于好奇心，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吗？”

“因为一个非常复杂的原因。如果我再次见到你的话，我自己就无法找到支持我离开的力量了。”

“是什么使你不能和我呆在一起呢？是不是你结了婚，并有了几个孩子？”

“不是，但我就要结婚了。”他认真地答道。

“你的道德标准不允许你有另外的爱情。”

“是的，恐怕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因为你所受的英国式教育而从未和一个女人私通过？”

“订婚后从来没有过。但此时此刻，任何标准都不能使我下决心不再见你。”

“真的？”

“是的……在我想象中你已经在我怀抱里了，我已经和你做过爱。但当幻想消失时，我意识到我想要的是要和我在一起，我非常嫉妒那些和你……真是发疯，我甚至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她仔细地审视了他一下。“我叫麦格达……麦格达·查诺松。我是罗马尼亚人，来自布加勒斯特，是犹太人，对于刚才的粗鲁和讥讽我很抱歉。”

“请……请不要道歉。应该道歉的是我，我想和你谈话的愿望和我的……嗯，我过于自负了。”他困难地声音发颤地说。

他确实尊敬她，这可能吗？无疑看上去像。但是他，对她了解太少。麦格达对自己苦涩地笑了笑。

她在玩那种她已玩过上千次的游戏。利用唇舌的伶俐阻止男人认为他们可以很容易或很便宜地得到她。但鲁宾很吸引她，她想和他睡觉。从她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就有了这个念头。但是爱情很难说……在她内心深处，她谁也不爱，没有一个人值得她爱。但是爱情当然与欲望无关，因此她只要她选的某些人，而把其余的有可能牵扯到爱情的人排除在外……

皮埃尔咳了一下，清了清嗓子：“三点钟了，麦格达。”

麦格达站了起来，喝了最后一口酒，说：“跟我来，鲁宾·霍克，你可以送我回家。晚安，皮埃尔，走的时候别忘记关灯。”

“你每天晚上都这么说。”

“如果我不说，你肯定会忘。”她笑着离去，鲁宾跟在她后面，她首先打开前门，转身后又把它关严。

他们默默地走了六个街区，然后拐进了一个狭窄的铺着圆石